

顏魯公集

冊二

蘇軾詩集

卷一

顏魯公文集卷四

長沙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瓊維揚參校

判

對三命判

乙仕登三命舉以特牲祀以少牢人告其僭加於舉禮也

侑食以樂執恭展禮以辨等威以明貴賤乙以筮仕策名清朝從大夫之後既登三命循先人之祭有事十倫已而鏗鏘具舉和平不爽苾芬承祀胡考之寧舉特且叶於禮經加牢未虧於祀典人告其僭罔知攸伏

案開元二十二年公以是判擢拔萃科其同擢者有馬銑一判載入全唐文案楊志堅妻求別適判

楊志堅素爲儒家偏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撫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

貶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匹米二十石
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

顏魯公爲臨川內史澆風莫競文教大行康樂以來用爲佳譽也邑有楊志
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山妻厭其饘藿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
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書頭上於今有二絲漁父尙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
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鬢鸞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
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適魯公案其妻曰云云江左數十年來莫
有敢棄其夫者

范攄雲
溪友議

牒

訪求清河行人李華牒

據殷亮撰
行狀增

清河郡屬崔審交應賊之後更不安行人李華乃崇墉浚隍鍛甲矯翦乞師破
敵和衆以安之靜言其功須有甄賞

案李華卽李嶠前在清河乞師於公及堂邑戰勝見公讓功於賀蘭進明嶠

遂藏於民間至德改元公以軍用已竭思所以贍濟之遂牒於路以求嶧嶧至爲畫收鹽置場之策軍用遂贍

書

與郭僕射書

廣德二年十一月

十一月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謹奉書於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閣下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謂不朽抑又聞之端揆者百寮之師長諸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僕射挺不朽之功業當人臣之極地豈不以才爲世出功冠一時挫思明跋扈之師抗回紇無厭之請故得身畫凌烟之閣名藏太室之廷吁足畏也然美則美矣而終之始難始當作實故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可不儆懼乎書曰爾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以齊桓公之盛業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從古至今梟我高祖太宗已來未有行此而不理

廢此而不亂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指麾宰相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參官並爲一行坐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爲一行坐若一時從權亦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乎一昨以郭令公以父子之軍破犬羊凶逆之衆衆情忻喜恨不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僕射又不悟前失竟率意而指麾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悅軍容爲心曾不顧百寮之側目亦何異清晝攫金之士哉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聞姑息僕射得不深念之乎真卿竊聞軍容之爲人清修梵行深入佛海況乎收東京有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野之人所共貴仰豈獨有分於僕射哉加以利衰塗割恬然於心固不以一毀加怒一敬加喜尙何半席之座咫尺之地能汨其志哉且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長幼故得彝倫敘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已上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尙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然未嘗參錯至如節度軍將各有本班卿監有卿監之班將軍有將軍之位縱是開府特進

並是勳官用蔭卽有高卑會讌合依倫敘豈可裂冠毀冕反易彝倫貴者爲卑
所凌尊者爲賤所偪

石本賤
誤作賊

一至於此振古未聞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卽監

門將軍朝廷列位自有次序但以功績旣高恩澤莫二出入王命衆人不敢爲
比不可令居本位須別示有尊崇只可於宰相師保座南橫安一位如御史臺

衆尊知雜事御史別置一榻使百寮共得瞻仰

石本誤
重使字

不亦可乎聖皇時開府

高力士承恩傳宣亦只如此橫座亦不聞別有禮數亦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輔
國倚承恩澤徑居左右僕射及三公之上令天下疑怪乎古人云益者三友損

者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爲直諒之友不願僕射爲軍容佞柔之友又一昨裴僕
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尙書當時輒有訓對僕射特貴張目見尤介衆之中不

欲顯過今者興道之會還爾遂非再謁入座尙書欲令便向下座州縣軍城之

禮亦恐未然朝廷公讌之宜不應若此今旣若此僕射意只應以爲尙書之與

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若以尙書同於縣令則僕射見尙書令得如上佐事

刺史乎益不然矣今旣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史且尙書令與僕射同是二品

只校上下之階六曹尙書並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類尙書之事僕射禮數未敢有失僕射之顧尙書何乃欲同卑吏又據宋書百官志八座同是第三品隋及國家始升別作二品高自標致誠則尊崇向下擠排無乃傷甚況在於公堂揭咄常伯當爲令公初到不欲紛披僂俛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紀綱須共存立過爾隳壞亦恐及身明天子忽震電含怒責戮彝倫之人則僕射其將何辭以對

帖

與李太保帖九首

辭後明日至宅奉送承已當時出闕不獲重捧袂至今爲恨仲春漸暄不審太保尊體何如真卿粗爾不審初到如何佇承異績以慰瞻仰因中郎張澈往謹附狀不宣謹狀二月十四日刑部尙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張澈昨艱難時首末得力願在麾下有容足處庇之幸甚謹空

奏事官至蒙問增慰馳誠冬閏初寒伏惟太保尊體安適真卿悲疚何言蕃寇

推退爲憲之功忝沐深情俱增喜躍前後不逢之信遂闕修狀何時入奏未聞
悲係無喻謹還狀不次謹狀閏月十有四日刑部尙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
夫公閣下謹空

真卿粗自奉別渴仰何勝昨緣馬奔遂失馳謁想蒙情恕也真卿十五日離家
大小俱安沈沈病瘡少愈勿憂爲佳正遠披承益期自愛謹勒參候不次刑部
尙書顏真卿頓首李太保大夫公閣下

千手贊已領訖然尙少第二隔恐在書府希更根尋足疎拙抵罪聖慈含宏猶
佐列藩不遠伊邇省躬荷德恩貸實深兢慄之誠在物何喻仲春暄甚不審太
保尊體何如所苦當轉勝也真卿緣驛上無馬私乘泡轉幾死前進不得今日
始至藍田卽便取路不獲執別此情如何珍重珍重謹附狀不次謹狀二月十
一日硤州別駕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

不審所苦何如奉計已痊復真卿緣馬病朝迴已乏未遂馳謁謹勒參候不次
謹狀刑部尙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

千手贊檢得未帖之謹空

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竭祇益憂煎輒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勤仍恕干煩也真卿狀

陰寒不審太保所苦何如承渴已損深慰馳仰所檢贊猶未獲望於文書內細檢也病妻服藥要少鹿肉脯有新好者望惠少許幸甚幸甚專馳謁不次謹狀二十九日刑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閣下謹空

惠及鹿脯甚慰所望春寒承美

闕一字

瘡損更加保愛真卿有一二藥煩宜常服

謹令馳納少間借馬奉謁不次二十日顏真卿狀上太保大夫公閣下

與御史帖

真卿謹別上書於御史閣下竊聞尊候平和真卿瞻仰瞻仰前所會廟上諸公未悟唯御史論高百寮振古未有雜事可置況朝廷自有次序不足念乎真卿

與盧倉曹帖三首

昨奉辭但增悵仰承已過埭不得重別情深惘然珍重謹此不宣真卿白二十

四日

盧八倉曹足下敘本甚是佳製耳

據留元剛忠義堂帖增

足下今日定成行否不得一至郊郭深用悵然珍重珍重所欲拙書今勒送十餘紙望領之忽怪弱惡也不具不具真卿 盧倉曹足下

據鞏忠義堂續刻增

與蔡明遠帖二首

蔡明遠鄱陽人真卿昔刺饒州卽嘗趨事及來江右無改厥勤靖言此心有足嘉者一昨緣受替歸北中止金陵闔門百口幾至餬口明遠與夏鎮不遠數千里冒涉江湖連舸而來不愆晷刻竟達命於秦淮之上又隨我於邗溝之東追攀不疲以至邵伯南埭始終之際良有可稱今旣已事方旋指期斯復江路悠緬風濤浩然行李之間深宜尙慎不宣真卿報 聞鄒游與明遠同來欲至采石計其不久亦合及吾淮泗之間脫若未到見之宜傳此意遣此不宣真卿報蔡明遠

劉中使帖

近聞劉中使至瀛州吳希光已降足慰海隅之心耳又聞磁州爲盧子期所圍舍利將軍擒獲之吁足慰也

與夫人帖

真卿頓首奉承十四日遷厝承問悲慕不能自勝惟攀慕不及摧毀何堪痛當奈何痛當奈何凝寒惟動靜支適兒子等保持真卿離官已久事須十間前至鄭州汴州已來專奉待一日只擬一驛計過大事後發猶恐遲必望知此緩急勿遲滯足下不來義無獨去之法必請矜此狼狽所望今到汴州水下不愁河凍書祭器等先下船去真卿十一日且發東京佇望早來早來謹不次真卿頓首夫人閣下 十一月八日 問訊頌翹蒙郎和奴光嚴深遠憶或至十三日得發

案帖後所問之訊杲卿之孫後爲兵曹參軍見公撰伯父元孫碑頌公親姪後爲清源尉封費縣男見公撰大宗家廟及曾祖勤禮三碑翹杲卿之姪後爲華原主簿見公撰大宗家廟勤禮元孫四碑

與緒汝書

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徇時爲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緒汝等當須會吾之志不可不守也

與澄師帖

真卿承聞大華嚴會已遂圖成取來日要詣彼隨喜如何如何幸周副老草不悉真卿頓首和南澄師大德侍者十日敬空

廣平帖

得示閱廣平碑本了來數日故當封呈真卿頓首

文殊帖

近作一文殊師利菩薩碑但欲發揚主上聖意蓋不近文律耳今奉呈充蓋贊之用可乎真卿白

案此帖公在湖州作

寒食帖

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數日間得且住爲佳耳

中夏帖

真卿頓首中夏以還暑氣日甚病懶益不喜所爲前欲書石當須稍涼作之也幸不以差緩過之京人來何消息嘉否

修書帖

賊軍未平使僕不憤見故先修書但召諸子弟與語不具真卿

訊後帖

真卿具前楮訊後所苦何如立斯極位雄廷江上佳山秀水在公庭戶想日有樂事甚得佳士相延公高才逸韻自有晉宋間人風坐此肆局不易處上方招致仁者如公之儔豈久在江左乎行聞迅召以快士議真卿頓首

一行帖

據王案汝帖增

真卿一行昨自江淮日趨百里本期奉見以慰遠別疲於道路且止數昔但深攀仰耳

南來帖

據章嶸忠義堂續刻增

真卿承命南來諸事草草但賊勢尙爾奈何張貞□不了國事可念可念真卿

江外帖

據忠義堂續刻增

江外唯湖州最卑下今年諸州水並湊此州入太湖田苗非常沒溺賴劉尙書與拯以此人心差安不然僅不可安耳真卿白

案此帖公在湖州作

草篆帖

據忠義堂續刻增

真卿自南朝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爲當代所稱及至小子斯道大喪但曾見張旭長史頗示少糟粕自恨無分遂不能佳耳真卿白

奉使蔡州書

真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悵悵始終不改游於波濤宜得斯報千百年間察真卿心者見此一事知我是行亦足達於時命耳

移蔡帖

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
朽耳十九日書

顏魯公文集卷四

顏魯公文集卷五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瓊維揚參校

序

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

永泰元年八月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於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輦輓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旣馳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頽波雖無害於過正權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繇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